

高考往事

文 / 叶开

即使是最好的考生,在这个时候也难免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时间以一分一秒计,三个小时的考试时间,不容浪费一毫一厘。密密麻麻的试题,就像遍布沼泽上的陷阱,表面上青草茂盛,底下软泥无边,稍有不慎,就有灭顶之灾。在考场里,安静就像凝固的冰块,沉沉地压在每个人的身上。

(上篇)

我在这里,想到的高考,是我二十二年前参加的。

那时还是七月份,在南方,七月流火,在考场,浑身是汗。吊扇在头顶上旋转,吹吐更大的热气。试卷也热得微微颤动,笔杆上满是汗水。试卷上难免也滴上了几滴。这不算毁坏试卷,是不是作弊?这对考试成绩有没有影响?心慌。无论怎么想,都不可能完美地答题。总有错误,总有失误,总有遗憾。出题的老师,是唐僧师徒五人西路上碰到的妖怪,他们想尽办法,使出各种诡计,要把唐僧吃掉,要让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考生一个个失踪。考试失败了,不是小遗憾,而是终身的遗憾。

我从小学开始,就是差等生。小学升初中,我语文和数学加起来共九十九分,大姐走了后门,把我团成一个破布包,塞进了河唇公社初级中学的初一四班。这个班四十五个人,个个都是考试成绩一塌糊涂,被父母们努力交钱塞进来的差等生。男的不是李逵就是鲁智深,女的不是顾大嫂就是孙二娘,个个都是杀人放火,爬树越墙的好手。我的家乡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小鸡鸡状雷州半岛上,自古就是蛮荒之地,瘴疠山乡。白天也少人走,夜晚则更加寂寞。公社中学,可想而知,连个像样的教师都没有。最好的学生,和最好的老师,都集中到县一中了。稍差的,在隔壁的县二中。全县的精华,提纯又提纯,像一滴蒸馏水一样顺着锅盖的边缘,危乎高哉,奇迹般滴入试管里,成了县一中的高级杂交品种。这是一个高级的畜牧场,每一名老师都是训练有素,内心冷酷的畜牧师。他们精于配饲料,善于交叉配种,能够闯过他们这一关,你才可能更上一层楼,成为品质优良的家畜。

残酷的淘汰,一粒沙子都不能掺进去,每个县一中的学生都是内力深厚,眼神迷惘的大内高手。走路宛如水上漂,做作业仿佛砍瓜切菜。跟他们相比,我就是一个孱弱的小羔羊,在凶险的荒原上晃荡。不是被大灰狼吃掉,就可能迷失在沙丘上。

然而,大概率事件发生在我身上。我碰到了一個好老师,一个教学法不可外传的心理魔术师。我的这位恩师,在改革的第一年,就买了一辆二手的东风牌卡车跑运输,第三年铩羽而归,继续当语文老师。他不忘老本行,每天做五十个烤面包卖给我们全班同学。

有一天,他问我:廉江去过吗?我点点头。廉江是我们的县城,我偶尔去过几次,在南街一个私人小书屋里买过很多小人书。县城好啊,我做梦都想去县城。

吴老师点点头,又问:湛江去过吗?我枯涩地看看吴老师,不敢点头。湛江是我们的地区首府,海港城市。苏小明唱军港之夜摇啊摇,海浪的波涛让我梦中发笑。蓝色的大海,白色的沙滩,炸弹一样的椰子树,像在离地两厘米的空中行走的城

里人,都是我梦中的经典主题。

吴老师拈花微笑,喜欢湛江吗?我不敢点头。

吴老师说,湛江好啊,这么美丽的城市,我做梦都想去那里工作。

我对他看,不敢笑,也不敢不笑。吴老师看着我,沉默了很久,仿佛有千斤重的石头,要一块一块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。他呼吸了很久,终于平静下来了,眼睛望向窗外。有几片黑云在残破的墙外,在小小的山头之上,一动不动。

吴老师缓缓地问:广州去过吗?我愣住了。

广州?这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,对我来说,这就是极乐世界,这就是琉璃世界。这两个字从吴老师嘴里出来,蹦到地上,变成了灿灿的宝石,光芒四射,我们都不敢正眼逼视。

广州?吴老师说广州?他居然跟我、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提起这样一个仙境中才会存在的名字。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污辱。我无法忍受,我虽然卑微如草芥,我虽然微不足道如泥里的蚯蚓,但是我有尊严。

我的泪水从眼眶里,泉眼般冒出来。不用问,你肯定也没有去过……吴老师低沉地说,我也没有去过。

我看着吴老师,被他的诚实震慑了。广州,那就是天堂……吴老师说,穿的是绫罗绸缎,吃的是山珍海味,用的是古玩珍奇,坐的是公交车……

我呆呆地看着吴老师的嘴巴。这些字,一个一个地掉出来,沉重地砸在我的脑袋上,像鹅卵石一样,敲得我的脑袋梆梆响,发出空洞的回音。然而,落到地上,都变成了耀眼的珍珠。

想不想去?吴老师的声音,从云端,缥缈地摇曳。

我呆呆地看着他,感觉他透明了一样。吴老师在这个时候,仿佛证了大道的高僧,浑身通透,华光溢彩。

想去,就好好读书,吴老师说,读好书,考上大学,你就可以娶一个大城市的妹子做老婆,你们一家,就可以过上神仙一样的大城市生活了。

我的记忆一旦回到过去,就撞到吴老师身上。我在很多的文章里写到他,在我的长篇小说里也写到他。他是我绕不开的大山,我就像愚公一样努力,也搬不动他半分,需有天上的大神下凡,才能助我走上坦途。

这样的老师,再也没有了。

对于我这样顽劣的学生,只有他邪派的重锤,才能敲开我坚硬的脑壳。

高考,在二十多年前,我们那个地区的录取率几乎等于零。

我在河唇中学,高二参加文科考试。全校只有我一个人通过地区测试,有资格参加高考。高考的统计率,各地都在作假,是从过了预选线的学生数目上开始统计,没通过的已经有百分之五六十了。即便这样,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升学率。高考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这个比喻很生动,但是缺乏具体感受。因为,我的河唇中学文科班同学,都没有资格过独木桥。他们连独木桥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不仅河唇公社,其他公社中学,大多如此。在地方上,只有县一中才有升上大学的机会。在我们廉江县,那个时候,连二中都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升学率。竞争之强烈,可谓刀光剑影,血流成河。

(下篇)

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十年、一九八七年参加的第二次高考。现在二十二年过去了,我对那次高考的具体记忆,完全是一片模糊。第一门应该是语文。

我语文的考试成绩不错,但是我一点都不记得考过什么内容了。最重要的作文题,我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可见,那时考试纯粹是应付。

我只记得考场设在廉江二中,我和补习到第四年的哥哥一起参加高考。他已经是老革命了,屡败屡战,经验丰富。为了悲壮的高考大业,我们一起住到县一中的招待所,避免各种干扰。第一天晚上,我们就失眠。我越想第二天应该精神饱满,就越睡不着。越睡不着就越恐惧,越恐惧越绝望,越绝望越清醒。如此恶性循环,眼看鸡就要啼叫了,窗外天色熹微,显示出一种令人压抑的鱼肚白色。我哥哥早有准备,掏出了一个神秘的瓶子:安眠药!这种东西,我此前是,只闻其名,不见其形。也不知道该吃多少粒才好。怕吃多了中毒,或者睡着了醒不过来。前虎后狼,可谓凶险。思量再三,我们决定一人吃半粒。结果,忐忑之下,毫无药效。不知道是假药呢,还是药量不够。就这样这睁眼睛到天明。第二天一早,脑袋昏昏沉沉的,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,哇凉哇凉的,一盆水从天上泼下来,从头凉到脚,从外攻入内,可谓内外交困,悲愤莫名:一年的辛劳,每天凌晨才睡觉,四点就起床,背英语,做数学,睡眠严重不足,身体超级虚弱。就因为头一天晚上的失眠,可能会铩羽而归,名落孙山,满腔热血付东流。

第一次参加高考,是在河唇中学。这公社中学只有高二,文科班更是蛇蝎混杂,草莽好汉来来往往。预选就我一个人过关。高考一片茫然,根本就不记得考场在哪里,教室在哪里,以及到底考过什么了。

这第二次参加高考,是来到县一中补习一年之后。县一中很严格,报名参加补习班,还要看上一次高考成绩,太差还不收。我的六门三百八十六分,勉强勉强混进来,一学期八百块。在一九八六年,算是巨款了。一间大教室,一百零八人,前辈中最牛的,已经补习了八年,满脸皱纹,两鬓斑白。我哥哥补习四年,恰青春年少。我是高二毕业,类乎应届生。虽然在这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位居倒数第一,倒是自信心不差,怎么也凑数算是七十二位地煞星中的一员,杀人放火没做过,偷鸡摸狗自诩颇为在行。跟时还在一起,爬爬果树,偷偷钓鱼,算是为梁山革命根据地也做过贡献了。

回想当年,人生的痕迹一片狼藉。作文在我们的高考中,分数占了很高的比例。在这种一考定终身,相差一两分命运就会绝然不同的语文考试卷中,其他的是客观题,可以量化和标准化。而作文这种主观题,对考生最残酷,最不合道理。

应用文还好一点,基本上可以言之有物,敷衍成文。最怕的是抽象的、言志的、空洞的作文。

前年,江苏省的《现代快报》约我这个老考生做游戏,与考生同时写一篇作文。

这年江苏省的语文作文题是“怀想天空”。

这个题目假大空,我一看就发懵。怀想天空,这个大窟窿,除了空无,还有什么?我什么都想不出。过去,我们的古人抬头仰望,怀想到的基本是月。春江花月夜,每一样都是确实可感的对象,浑然一体,自然自在。又曰: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月给人的感觉,不仅思念,而且安慰。月是物,是空中的大物,至少视觉上如此,它是比不能逼视的太阳还要具体的、可感的、有嫦娥守宫、有吴刚斫树、有玉兔杵药的寂寞仙境。咏月,也即是咏世。既有人世,也有世事。世事无常,惟月常亮。以至于古人有“江畔何人初见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”的浩叹。这篇被闻一多称之为“孤篇横绝,竟成大家”的作品,所咏之物,天上地下,无一不可感可触,无一不实不确。孤月轮和春江水,扁舟子和明月楼,玉户帘和捣衣砧,全都是人间世事,不尽慨叹的事物。张若虚叹人世之空,也从实有中生发。

高考的题目,进入九十年代以来,却确实实地变得越来越空洞,越来越说教,越来越无物了。作文,需要有感,感的对象更是要有物,所谓言之有物,是之谓也。不然就是无本之木,无源之水。咏叹的对象为空,如果换成一个哲学家,坐下来苦思冥想,不断续



叶开,他的身份本是作家和老牌纯文学杂志《收获》的副编审。然而,自从几年前他听了次女儿所在班级的公开课后,开始投身教育行列。他曾经写了若干批评现行语文教材的文章,并汇集成了《对抗语文》一书。如今,他又干脆抛开批评,直接动手,写成了“一个人的教材”——《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》系列。

续地精鹜八极,神游万里,引经据典,上天入地,或许能做出一篇合格的美文。对于一名在三个小时的考试局限内,既要答客观题,又要写作文,还是这种空洞无物,一看就是要写虚情假意和空泛理想的作文,我看着看着,眼睛都花了,简直挠破头皮无觅处,诗题之难,难以上青天。

报纸请特级语文教师给我们几个游戏写作的人打分。

这位老师是语文界内的老专家,目光老道,一眼就看出三个毛病:一是离题,而是缺乏中心思想,三是废话多。他说,从XX到XX,十一字可以删去,我记得这句话:作文是不能有废话的。作为特级教师,这位专家的话有他的道理。像我这样一篇作文,如果真的交卷上去,能不能及格?我真的没有把握。

像这样空洞的作文题,批改卷子的教师到底怎么把握?

得分点在哪里?何者优何者劣?要励志?要远大理想?还是要空洞抒情?

然而,这有意义吗?这公平吗?写作文,必须拔高?必须励志?我可不可以讨厌天空呢?我可不可以没有远大志向呢?譬如不才在下,在当年那位有如鬼谷子一样神秘莫测的吴老师交给我的锦囊里,只有一个远大理想:上大学,留在大城市工作,讨一个大城市妹子做老婆,当大城市的小市民。这就是我的毕生理想所在,也是真实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庸俗吧,小市民吧?不高级吧?不能得到高分吧?反之,如果要得高分,我势必撒谎,捏造。

我如果在“怀想天空”时,把自己的小市民理想说出来,这作文可能是“玄之又玄”,及格都难了。

不从具体的情感出发,不从身边事物出发,而是假大空地谈理想和志向,这种恶习似乎愈演愈烈了。这道作文题,还不如二十年前我参加高考时的应用题更合理。

我对散文界的空洞抒情,一向深恶,极不主张做抒情文。

前几个月,看到有人贴台湾地区2008年学测国文科试题。作文是“应用写作”,占十八分。题目如下:

阅读下文,试以楚国、齐国或第三国记者的身份,择一立场报道此事件,不必拟新闻标题。文长限250~300字。

晏子使楚。以晏子短,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,曰:“使狗国者,从狗门入;今臣使楚,不当从此门入。”傧者更道,从大门入,见楚王。王曰:“齐无人耶,使子为使?”晏子对曰:“齐之临淄三百闾,张袂成阴,挥汗成雨,比肩继踵而在,何为无人!”王曰:“然则何为使子?”晏子对曰:“齐命使,各有所主。其贤者使使贤主,不肖者使使不肖主。婴最不肖,故宜使楚矣!”

这道题,考了文言阅读、新闻写作,横跨古今,视野开阔,弹性十足。可以正写,亦能戏说,有才无才,皆能成篇。

这跟“怀想天空”,有天壤之别。与此相对,2008年大陆各省的作文题,江苏的是“好奇心”,上海的是“他们”,天津的是“人之常情”,宁夏和海南的是“我和小鸟”。实与空之间,体现出了背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巨大差别。

这也是“人化”的教育与“物化”的教育差别,也是“公民教育”与“国民教育”的不同。

二〇〇九年六月七日改定
(此文曾发于《语文教育与研究》第八期)



考生们庆祝高考结束